

魏

書

五

點校本二十四史修訂本

中華書局

〔北齊〕魏收撰



點校本
二十四史
修訂本

魏

書

第五卷
卷六九至卷八八

中華書局

2017年1月北京第1版 2017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101-12270-1

魏書卷六十九

列傳第五十七

崔休 裴延儁 袁翻

崔休，字惠盛，清河人，御史中丞暹之玄孫也。祖靈和，仕劉義隆爲員外散騎侍郎。父宗伯，世宗初，追贈清河太守。

休少孤貧，矯然自立。舉秀才，入京師，與中書郎宋弁、通直郎邢巒雅相知友。尚書王嶷欽其人望，爲長子娉休姊，贍以貨財，由是少振。高祖納休妹爲嬪，以爲尚書主客郎。轉通直正員郎，兼給事黃門侍郎。休好學，涉歷書史，公事軍旅之際，手不釋卷，崇尚先達，愛接後來，常參高祖侍席，禮遇次于宋、郭之輩。

高祖南伐，以北海王爲尚書僕射，統留臺事，以休爲尚書左丞。高祖詔休曰：「北海

年少，未閑政績，百揆之務，便以相委。」轉長史，兼給事黃門侍郎。後從駕南行。及車駕還，幸彭城，汎舟泗水，詔在侍筵，觀者榮之。

世宗初，休以弟亡，祖父未葬，固求渤海，於是除之。性嚴明，雅長治體，下車先戮豪猾數人，廣布耳目，所在姦盜，莫不擒翦，百姓畏之，寇盜止息，清身率下，渤海大治。時大儒張吾貴有盛名於山東，四方學士咸相宗慕，弟子自遠而至者恒千餘人。生徒既衆，所在多不見容。休乃爲設俎豆，招延禮接，使肄業而還，儒者稱爲口實。

入爲吏部郎中，遷散騎常侍，權兼選任。休愛才好士，多所拔擢。廣平王懷數引談宴，世宗責其與諸王交遊，免官。後除龍驤將軍、洛州刺史。在州數年，以母老辭州，許之。尋行幽州事，徵拜司徒右長史。休聰明彊濟，雅善斷決，幕府多事，辭訟盈几，剖判若流，殊無疑滯，加之公平清潔，甚得時談。復除吏部郎中，加征虜將軍、冀州大中正。遷光祿大夫，行河南尹。肅宗初，即真，加平東將軍。尋除平北將軍、幽州刺史，進號安北將軍。遷安東將軍、青州刺史。青州九郡民單擲、李伯徽、劉通等一千人，上書訟休德政，靈太后善之。休在幽青州五六年，皆清白愛民，甚著聲績，二州懷其德澤，百姓追思之。

徵爲安南將軍、度支尚書，尋進號撫軍將軍、七兵尚書，又轉殿中尚書。休久在臺閣，明習典禮，每朝廷疑議，咸取正焉。諸公咸相謂曰：「崔尚書下意處，我不能異也。」正光

四年卒，年五十二。贈帛五百匹，贈車騎將軍、尚書僕射、冀州刺史，謚文貞侯。

休少而謙退，事母孝謹。及爲尚書，子仲文納丞相雍第二女，女妻領軍元又長庶子祕書郎稚舒，挾侍二家，志氣微改，內有自得之心，外則陵藉同列。尚書令李崇、左僕射蕭寶夤、右僕射元欽，皆以雍、又之故，每憚下之。始休母房氏欲以休女妻其外孫邢氏，休不欲，乃違其母情，以妻又子，議者非之。休有九子。

長子悛，字長儒。武定中，七兵尚書、武城縣開國公。

悛弟仲文，散騎常侍。

仲文弟叔仁，性輕俠，重衿期。歷通直散騎侍郎、司徒司馬、散騎常侍，出爲驃騎將軍、潁州刺史。以貪汙爲御史所劾。興和中，賜死於宅。臨刑，賦詩與諸弟訣別而不及其兄，以其不甚營救故也。

叔仁弟叔義，孝莊時爲尚書庫部郎。坐兄悛鑄錢事發，合家逃逸，數日，叔義遂見執獲。時城陽王徽爲司州牧，臨淮王彧以非其身罪，驟爲致言，徽不從，乃殺之。

叔義弟子侃，以竊級爲中書郎，爲尚書左丞和子岳彈糾，失官。後兼通直常侍，使於蕭衍，還，路病卒。

子侃弟子聿，武定末，東莞太守。卒。

子聿弟子約，開府祭酒。

休弟夤，字敬禮。太子舍人，早卒。贈樂安太守。妻，安樂王長樂女晉寧主也，貞烈有德行。

子長謙，好學修立，少有令名。仕歷給事中，仍還鄉里。久之，刺史尉景取爲開府諮議參軍事。晚頗以酒爲損。天平中，被徵兼主客郎，接蕭衍使張皋等。後兼散騎常侍，使蕭衍。還，卒於宿豫，時人歎惜之。以死王事，贈驃騎將軍、南青州刺史。

裴延儁，字平子，河東聞喜人，魏冀州刺史徽之八世孫。曾祖頊（一），諮議參軍、并州別駕。祖雙虎，河東太守。卒，贈平遠將軍、雍州刺史，謚曰順。父崧，州主簿，行平陽郡事。以平蜀賊丁虫功，贈東雍州刺史。

延儁少偏孤，事後母以孝聞。涉獵墳史，頗有才筆。舉秀才，射策高第，除著作佐郎。遷尚書儀曹郎，轉殿中郎、太子洗馬，又領本邑中正及太子友。太子恂廢，以宮官例免。頃之，除太尉掾，兼太子中舍人。世宗初，爲散騎侍郎，尋除雍州平西府長史，加建威將

軍，入爲中書侍郎。

時世宗專心釋典，不事墳籍，延儁上疏諫曰：「臣聞有堯文思，欽明稽古；媯舜體道，慎典作聖。漢光神叡，軍中讀書；魏武英規，馬上翫籍。先帝天縱多能，克文克武，營遷謀伐，手不釋卷。良以經史義深，補益處廣，雖則劬勞，不可暫輟。斯乃前王之美實，後王之水鏡，善足以遵，惡足以誡也。陛下道悟自深，淵鑒獨得，昇法座於宸闈，釋覺善於日宇，凡在聽矚，塵蔽俱開。然五經治世之模，六籍軌俗之本，蓋以訓物有漸，應時匪妙，必須先羸後精，乘近即遠。伏願經書互覽，孔釋兼存，則內外俱周，真俗斯暢。」

後除司州別駕，加鎮遠將軍。及詔立明堂，羣官博議，延儁獨著一堂之論。太傅、清河王懌時典衆議，讀而笑曰：「子故欲遠符僕射也。」兼太子中庶子，尋即正，別駕如故，加冠軍將軍。肅宗初，遷散騎常侍，監起居注，加前將軍，又加平西將軍，除廷尉卿。

轉平北將軍、幽州刺史。范陽郡有舊督亢渠，徑五十里；漁陽燕郡有故戾陵諸堰，廣袤三十里。皆廢毀多時，莫能修復。時水旱不調，民多飢餓，延儁謂疏通舊跡，勢必可成，乃表求營造。遂躬自履行，相度水形，隨力分督，未幾而就，溉田百萬餘畝，爲利十倍，百姓至今賴之。又命主簿鄺惲修起學校，禮教大行，民歌謠之。在州五年，考績爲天下最。

延儁繼母隨延儁在薊，時遇重患，延儁啓求侍母還京療治。至都未幾，拜太常卿。時

汾州山胡恃險寇竊，正平、平陽二郡尤被其害，以延儁兼尚書，爲西北道行臺，節度討胡諸軍。尋遇疾，敕還。三鴟羣蠻寇掠不已，車駕欲親征之，延儁乃於病中上疏諫諍。尋除七兵尚書、安南將軍，徙殿中尚書，加中軍將軍，轉散騎常侍、中書令、御史中尉。又以本官兼侍中、吏部尚書。延儁在臺閣，守職而已，不能有所裁斷直繩也。莊帝初，於河陰遇害。贈都督雍岐豳三州諸軍事、儀同三司、本將軍、雍州刺史。

子元直，尚書郎中。元直弟敬猷，員外常侍。兄弟並有學尚，與父同時遇害。元直贈光州刺史。敬猷妻，丞相、高陽王雍外孫，超贈尚書僕射。

延儁從叔桃弓，亦見稱於鄉里。

子夙，字買興，沉雅有器識。儀望甚偉，高祖見而異之。自司空主簿，轉尚書左主客郎中。時吏部尚書、任城王澄有知人鑒，每歎美夙，以遠大許之。高祖南伐，爲行臺吏部郎，仍除征北大將軍穆亮從事中郎。轉爲河北太守，以忠恕接下，百姓感之。卒於郡，年四十三。

長子範，字宗模。早卒。

範子凝，字長儒。卒於武平鎮將。

範弟昇之、鑿。武定末，昇之，太尉掾；鑿，司徒右長史。

延儁從祖弟良，字元賓。起家奉朝請^(二)，轉北中府功曹參軍。世宗初，南絳縣令，稍遷并州安北府長史，入爲中散大夫，領尚書考功郎中。

時汾州吐京羣胡薛羽等作逆，以良兼尚書左丞，爲西北道行臺。值別將李德龍爲羽所破，良入汾州，與刺史、汝陰王景和及德龍率兵數千，憑城自守。賊併力攻逼，詔遣行臺裴延儁，大都督、章武王融，都督宗正珍孫等赴援。時有五城郡山胡馮宜都、賀悅回成等以妖妄惑衆，假稱帝號，服素衣，持白傘白幡，率諸逆衆，於雲臺郊抗拒王師。融等與戰敗績，賊乘勝圍城。良率將士出戰，大破之，於陣斬回成，復誘導諸胡令斬送宜都首。又山胡劉蠡升自云聖術，胡人信之，咸相影附，旬日之間，逆徒還振。德龍議欲拔城，良不許，德龍等乃止。景和薨，以良爲汾州刺史，加輔國將軍，行臺如故。都督高防來援，復敗於百里候。先是官粟貸民，未及收聚，仍值寇亂。至是城民大飢，人相食。賊知倉庫空虛，攻圍日甚，死者十三四。良以飢窘，因與城人奔赴西河。汾州之治西河，自良始也。時南絳蜀陳雙熾等聚衆反，自號建始王，與大都督長孫稚^(三)、宗正珍孫等相持不下。詔良解州，爲慰勞使。轉太中大夫、本郡中正。

孝莊末，除光祿大夫。尒朱榮死，榮從子天光擁衆關西，乃詔良持節、假安西將軍、潼關都督，又兼尚書，爲河東恒農河北宜陽行臺以備之。前廢帝時，除征東將軍、金紫光祿大夫。尋轉衛將軍，又加散騎常侍、車騎將軍、右光祿大夫，轉驃騎將軍、左光祿大夫。出帝末，除汲郡太守。孝靜初，衛大將軍、太府卿。天平二年秋卒，時年六十一。贈使持節、都督雍華二州諸軍事、吏部尚書、本將軍、雍州刺史，謚曰貞。又重贈侍中、驃騎大將軍、尚書僕射，餘如故。

子叔祉，武定末，太子洗馬。

良從父兄子慶孫，字紹遠。少孤，性倜儻，重然諾。釋褐員外散騎侍郎。

正光末，汾州吐京羣胡薛悉公、馬牒騰並自立爲王，聚黨作逆，衆至數萬。詔慶孫爲募人別將，招率鄉豪，得戰士數千人以討之。胡賊屢來逆戰，慶孫身先士卒，每摧其鋒，遂深入至雲臺郊。諸賊更相連結，大戰郊西，自旦及夕，慶孫身自突陳，斬賊王郭康兒(四)。賊衆大潰。敕徵赴都，除直後。

於後賊復鳩集，北連蠡升，南通絳蜀，兇徒轉盛，復以慶孫爲別將，從軹關入討。至齊子嶺東，賊帥范多、范安族等率衆來拒，慶孫與戰，復斬多首。乃深入二百餘里，至陽胡

城。朝廷以此地被山帶河，衿要之所，肅宗末，遂立邵郡，因以慶孫爲太守、假節、輔國將軍、當郡都督。民經賊亂之後，率多逃竄，慶孫務安緝之，咸來歸業。永安中，還朝，除太中大夫。

尔朱榮之死也，世隆擁衆北渡，詔慶孫爲大都督，與行臺源子恭率衆追擊。軍次太行，而慶孫與世隆密通，事泄，追還河內而斬之，時年三十六。

慶孫任俠有氣，鄉曲壯士及好事者，多相依附，撫養咸有恩紀。在郡之日，值歲飢凶，四方遊客常有百餘，慶孫自以家糧贍之。性雖羸武，愛好文流，與諸才學之士咸相交結，輕財重義，座客常滿，是以爲時所稱。

子子瑩，永安中，太尉行參軍。

延儒從祖弟仲規，少好經史，頗有志節。起家奉朝請，領侍御。咸陽王禧爲司州牧，辟爲主簿，仍表行建興郡事。車駕自代還洛，次於郡境，仲規備供帳朝於路側。高祖詔仲規曰：「朕開置神畿，畿郡望重^五，卿既首應司隸美舉，復督我名邦，何能自致也？」仲規對曰：「陛下窮神盡聖，應天順民，棄彼玄壤，來宅紫縣。臣方罄心力，躍馬吳會，冀功銘帝籍，勳書王府，豈一郡而已。」高祖笑曰：「冀卿必副此言。」車駕達河梁，見咸陽王，謂曰：

「昨得汝主簿爲南道主人，六軍豐贍，元弟之寄，殊副所望。」尋除司徒主簿。仲規父在鄉疾病，棄官奔赴，以違制免。久之，中山王英征義陽，引爲統軍，奏復本資。於陳戰歿，時年四十八。贈河東太守，謚曰貞。無子，弟叔義以第二子伯茂爲之後，伯茂在文苑傳。

叔義，亦有學行。高祖末，除兗州安東府外兵參軍，累遷太山太守，爲政清靜，吏民安之。遷司空從事中郎。正光五年夏卒，時年五十七。贈征虜將軍、東秦州刺史，謚曰宣。

子景融，字孔明，篤學好屬文。正光初，舉秀才，射策高第，除太學博士。永安中，祕書監李凱以景融才學，啓除著作佐郎，稍遷輔國將軍、諫議大夫，仍領著作。出帝時，議孝莊謚，事遂施行。時詔撰四部要略，令景融專典，竟無所成。元象中，儀同高岳以爲錄事參軍。弟景顏被劾廷尉獄。景融入選，吏部擬郡，爲御史中丞崔暹所彈，云其貪昧苟進，遂坐免官。武定四年冬，病卒，年五十二。景融卑退廉謹，無競於時。雖才不稱學，而緝綴無倦，文詞汎濫，理會處寡。所作文章，別有集錄。又造鄴都晉都賦云。

景顏，頗有學尚。起家汝南王開府行參軍。孝莊初，爲廣州防蠻別將，行漢廣郡事〔六〕。元顥入洛，與刺史鄭先護據州起義，事寧，賜爵保城子。以軍功稍遷太尉從事中郎，轉諮議參軍。孝靜初，徙司空長史，在官貪穢。武定二年，爲中尉崔暹所劾，事下廷尉，遇疾死於獄，年四十五。

仲規弟子伯珍，歷襄威將軍、員外散騎郎、河西太守。孝靜初，爲平東將軍、滎陽太守，卒官，時年三十二。贈本將軍、雍州刺史。

延儁族子禮和，解褐員外散騎侍郎，遷謁者僕射。身長九尺，腰帶十圍，於羣衆之中，魁然有異。出爲陳留太守。卒於金紫光祿大夫。

延儁族兄聿，字外興。以操尚貞立，爲高祖所知。自著作佐郎出爲北中府長史。時高祖以聿與中書侍郎崔亮並清貧，欲以幹祿優之，乃以亮帶野王縣，聿帶溫縣，時人榮之。轉尚書郎，遷太尉諮議參軍，出爲平秦太守。卒，贈冠軍將軍、洛州刺史。子子袖，歿關西。

延儁族人瑗，字珍寶。太和中，析屬河北郡。少孤貧，而清苦自立，太守司馬悅召爲中正。悅爲別將，軍征義陽，引爲中兵參軍。瑗夙夜恭勤，爲悅所知。軍還，除奉朝請，轉給事中、汝南王悅郎中令。悅散費無常，每國俸初入，一日之中分賜極意。瑗每隨例，恒辭多受少，伺悅虛竭，還來奉貢。悅雖性理不恆，然亦相賞愛。悅遷太尉，請爲從事中郎，轉驍騎將軍。肅宗末，出爲汝南太守，不行，轉太原太守。屬肅宗崩，余朱榮初謀赴洛，瑗豫其事，封五原縣開國子，邑三百戶。尋行并州事，轉平北將軍、殷州刺史。孝靜初，除衛

將軍、東雍州刺史。興和元年卒，年七十三。

子夷吾，武定末，徐州驃騎府長流參軍。

袁翻，字景翔，陳郡項人也。父宣，有才筆，爲劉彧青州刺史沈文秀府主簿。皇興中，東陽平（七），隨文秀入國。而大將軍劉昶每提引之，言是其外祖淑之近親，令與其府諮議參軍袁濟爲宗。宣時孤寒，甚相依附。及翻兄弟官顯，與濟子洸、演遂各凌競，洸等乃經公府以相排斥。

翻少以才學擅美一時。初爲奉朝請。景明初，李彪在東觀，翻爲徐紇所薦，彪引兼著作佐郎，以參史事。及紇被徙，尋解。後遷司徒祭酒、揚烈將軍、尚書殿中郎。正始初，詔尚書門下於金墉中書外省考論律令，翻與門下錄事常景、孫紹，廷尉監張虎，律博士侯堅，固，治書侍御史高綽，前軍將軍邢苗，奉車都尉程靈虬，羽林監王元龜，尚書郎祖瑩，宋世景，員外郎李琰之，太樂令公孫崇等並在議限。又詔太師、彭城王勰，司州牧、高陽王雍，中書監、京兆王愉，前青州刺史劉芳，左衛將軍元麗，兼將作大匠李韶，國子祭酒鄭道昭，廷尉少卿王顯等人預其事。後除豫州中正。

是時修明堂辟雍，翻議曰：

謹案明堂之義，今古諸儒論之備矣，異端競構，莫適所歸，故不復遠引經傳、傍採紀籍以爲之證，且論意之所同，以訓詁旨耳（八）。蓋唐虞已上，事難該悉；夏殷已降，校可知之。謂典章之極，莫如三代，郁郁之盛，從周斯美。制禮作樂，典刑在焉，遺風餘烈，垂之不朽。

案周官考工所記，皆記其時事，具論夏殷名制，豈其紕繆？是知明堂五室，三代同焉，配帝象行，義則明矣。及淮南、呂氏與月令同文，雖布政班時，有堂、个之別，然推其體例，則無九室之證。既而世衰禮壞，法度淆弛，正義殘隱，妄說斐然。明堂九室，著自戴禮，探緒求源，罔知所出，而漢氏因之，自欲爲一代之法。故鄭玄云：「周人明堂五室，是帝一室也，合於五行之數。周禮依數以爲之室。德行於今（九），雖有不同，時說昞然，本制著存，而言無明文，欲復何責。」本制著存，是周五室也；於今不同，是漢異周也。漢爲九室，略可知矣。但就其此制，猶竊有懵焉。何者？張衡東京賦云：「乃營三宮，布教班常，複廟重屋，八達九房。」此乃明堂之文也。而薛綜注云：「房，室也，謂堂後有九室。」堂後九室之制，非巨異乎？裴頠又云：「漢氏作四維之个，不能令各處其辰，就使其像可圖，莫能通其居用之禮，此爲設虛器也。」甚知

漢世徒欲削滅周典，捐棄舊章，改物創制，故不復拘於載籍。且鄭玄之詁訓三禮，及釋五經異義，並盡思窮神，故得之遠矣。覽其明堂圖義，皆有悟人意，察察著明，確乎難奪，諒足以扶微闡幽，不墜周公之舊法也。伯喈損益漢制，章句繁雜，既違古背新，又不能易玄之妙矣。魏晉書紀，亦有明堂祀五帝之文，而不記其經始之制，又無坦然可準。觀夫今之基址，猶或髣髴，高卑廣狹，頗與戴禮不同，何得以意抑必^(一〇)，便謂九室可明？且三雍異所，復乖盧、蔡之義，進退亡據，何用經通？晉朝亦以穿鑿難明，故有一屋之論，並非經典正義，皆以意妄作，茲爲曲學家常談^(一一)，不足以範時軌世。

皇代既乘乾統曆，得一馭宸，自宜稽古則天，憲章文武，追蹤周孔，述而不作，四彼三代，使百世可知。豈容虛追子氏放篇之浮說，徒損經紀雅誥之遺訓，而欲以支離橫議，指畫妄圖，儀刑宇宙而貽來葉者也。

又北京制置，未皆允帖，繕修草創，以意良多。事移禮變，所存者無幾，理苟宜革，何必仍舊。且遷都之始，日不遑給，先朝規度，每事循古，是以數年之中，倏換非一，良以永法爲難，數改爲易。何爲宮室府庫多因故迹，而明堂辟雍獨遵此制，建立之辰，復未可知矣。既猥班訪逮，輒輕率誓言。明堂五室，請同周制；郊建三雍，求